

石
湾
散
文
自
选



真情永远年轻

听其自白

去年，当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青春》丛书时，我颇为感慨：假如倒退10年，我女儿也许可以成为丛书的第10位小作家了。

《青春》丛书由9部长篇小说组成。9位作者全都是高中或低年段的大学堂，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因此，人们纷纷给他们冠以“小作家”的头衔。

后生可畏。这群小作家的集体亮相，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一片掌声。然而，微词也随之而来，据一家报纸透露，9位小作家中有6位是作家偏爱的子女，幕后难免有“小动作”之嫌。于是，该丛书的责任编辑

作家出版社

真情永远年轻

石湾散文自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情永远年轻: 石湾散文自选/石湾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5063 - 3573 - 5

I. 真… II. 石…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2837 号

真情永远年轻: 石湾散文自选

作者: 石 湾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50 千

印张: 15

插页: 4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573 - 5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像（1963年）

听其自白

去年，当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自画青春》丛书时，我颇为感慨：假如倒退10年，我女儿也许可以成为丛书的第10位小作家了。

《自画青春》丛书由9部长篇小说组成。9位作者全都是高中或低年级的大学生，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因此，人们就给他^们冠以“小作家”的头衔。

后生可畏。这群小作家的集体亮相，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一片彩声。然而，微词也随之而来，据一家报纸透露，9位小作家中有6位是作家编委的子女，幕后难免有“小动作”之嫌。于是，该丛书的责任编辑

作家出版社

作者手迹

目 录

第 一 辑

故乡的光荣	3
麻糕	7
舔碗	11
想起父亲	14
失聪记	24
我的后头娘	32
命缘	40
年夜探母	58
雪地荠菜	64
粥香	69
对联情结	72
家书难得	77
母子热线	80
母亲的生日	86
业余农民	89
寻找一张底片	92
归家的孩子	104

远亲	108
生日故事	111
甘露花	115
青花瓷碗	122
同命鸟	125

第 二 辑

最深最久的记忆	147
为了那份初恋的真情	157
难忘家庆	170
看重晚餐	173
掌勺协定	176
洗衣有瘾	179
换床之喜	182
灾祸面前	185
“蝴蝶”贺卡	188
又闻排骨香	191
父女情深	195
爱，正在成长	198
听其自然	201
解囊	206
祝福女儿	210
望月	222
无缘当明星	225
入秋	229

向往新居	233
不知老之将至	237
面对本命年	241
回访旧居	244
择荠菜	251
结婚证	254
在“天堂”过年	257
萤火奇洞	262
看世贸中心废墟	265
一千零二夜	269
巴黎圣母院	275

第三辑

情债	281
别样的痛	286
难得赴约	289
仓促之间	292
诗心如火	297
邓颖超喜欢的一首诗	300
血肉之诗	306
分享愉悦	310
时机	315
旧邻的“书”	319
陶然地书	324
西望太史祠	328

老报头	335
天桥遗韵	340
想起同桌	345
送行人远行	351
新沔一杯茶	359
演员老矣	363
“句号”的画法	368
“四清”的日子	371
逝水流年	377
从彭德怀的签名信想起	383
沉重的回望	389
生为男人	394
生正逢时	399
认识黄河	418
朱偁与“明城墙”	425
总在梦里回苏州	429
汪曾祺的诗心	438
我对先生的敬爱永远跳跃在心上	446
酒中人生	453
真情永远年轻	460
后记	466

第
一
辑

兩小无猜共桌觀

曾記寒冬入校見

双手捧筆在哈气

觸墨生情成詞賦

口含凍^筆筆^磨磨黑

脚踏日地鞋染白

滿硯^層層^之結冰花

炒火^騰騰^之溶墨汁

兴高彩烈揮羊毫

字^之珠璣注白管

先生一見点头贊

出口成章較子建

盡^出于^盡深^于盡

油漆之上漆光彩

希爾進益更求精

學而無窮云无边

好自為之有后望

莫幸為師珍才慧

一片真誠許^之心

嘆我家境有困難

失足遺憾云梯倒

途窮志乏惟自憐

師生熱情心詔記

詳^之教誨耳枕存

言念及此黯然淚

一生得失仰訴天

空逝岁月八十零

愈及往事若昨晨

而我記憶心未死

人將日暮依山麓

此情此意愧未了

錦^之積懷紙上傾

空有念情意
何處覓知音
早知滅相空
不若死知人
少玩伤心羽
勿操凡事心
心身能安然

莫愁水不平
波浪翻田畝
衰情何時已
愁水能否靜
待水靜情已
寂^之幽林棲
不聞杜鵑啼

母亲手迹

故乡的光荣

每个人都有他出生和儿时生长的地方。可以说，“故乡”二字，对于少小离家的人来说，总是格外亲切的。我自十四岁到苏州读高中开始，就在常州搭车，离开故乡武进了。二十多年来，我在外学习、工作，是时常思念着故乡的；不只思念，也时常为生我养我的故乡感到自豪。

记得在“文革”之前，每当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在回答“武进——也就是常州”之后，总还要用颇有些骄傲的语气补充说：“和瞿秋白同乡。”是的，对于在红旗下长大的我来说，我是从小把瞿秋白当成故乡的光荣的。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爱好文艺，练习写诗、朗诵。我爱秋白

的诗，他的《赤潮曲》是我最喜欢的朗诵诗。虽说在我出生的时候，秋白同志早就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了，但，我总觉得他是和我很亲很亲的一位故乡的长辈。

十年内乱开始之后，严格地说，还要早一些，是戚本禹的那篇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出笼之后，再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在回答“武进——也就是常州”之后，就再也不补充说“和瞿秋白同乡”了。但是，在那什么都要“株连九族”的年代，不免会遇到专爱“揭老底”的人，用一种讥讽的口吻说：“知道了，叛徒的故乡。”——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刻，我总有一种受了冤屈的感觉，一种为故乡抱不平的情感。到后来，为了少生这份气，当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就只笼统地回答“江南”了。因为“江南”二字，从来是被人所称颂的。那年月，歌曲和诗词里常出现“xx如今赛江南”一类句子，但毕竟还承认过去是不如江南的。

对于单凭一篇《多余的话》，就把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的秋白打成叛徒的做法，在我心里，一直是不服的。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经历了八九年动乱的祖国大地，也好像透出了一点早春的气息。那时，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出差到上海去，当车过丹阳，进入武进地界之后，我自然关不住一腔乡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窗外故乡的每座村庄、每一条河渠、每一垅麦苗了！车还未在常州站停稳，就有同事说：“嗨，你的故乡到了！怎么样，瞿秋白的故居被砸掉了没有？”秋白的故居是否被砸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回故乡看过。但，这完全是可想而知的。我脱口回答说：“哪还能幸免！”结果，没想到这位同事悄声告诉我：“砸掉了，说不定还会重修！”

我大吃一惊：“怎么，你有什么‘尖端’消息？”

“有。听说毛主席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时，找到瞿秋白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什么也没说，走了。”同事在传播这条

“尖端”消息时，表情是既神秘而又十分严肃的。

这是真事吗？我半信半疑。但作为秋白的同乡，我但愿这事是真的。

也许就是因为是秋白同乡的缘故，我总也忘不了这个车过故乡时听到的消息。每想起这事儿，我也总是去把它加以合理：毛主席不是说过，他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吗？而鲁迅和秋白是最亲密的战友、“知己”呀！毛主席的心为什么不可以与秋白相通呢？呵，毛主席在秋白墓前鞠躬，一定是真的，真的！……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1978年的早春，我到八宝山去参加一位老同志的平反追悼会。这是我第一次去八宝山。我早早就到了。一进门，就向人打听瞿秋白的墓在什么地方，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就在任弼时同志墓的旁边，从东数起，他是第一个。是呀，按照在党史上的地位，秋白的墓排在第一个，是当之无愧的。结果，我找到秋白的墓地一看，那里空荡荡的，别说墓碑，连墓砖也不见有一块。我想，他的忠魂兴许还在吧，地上的人冤屈了他，他长眠在地下的战友们总还了解他吧？不知为什么，我在他墓地静默良久之后，又想起了车过故乡时听说的那件事儿。我虽不能证实像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革命家是否在他墓前鞠躬，但我，作为来自他故乡的一个晚生后辈，此时此刻，却情不自禁地在他墓地向他的忠魂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我含泪告别他的墓地时，四周的迎春花尚未开放，但我坚信，这花，迟早会开的。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80年6月17日，我得到一张《纪念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座谈会》的请柬。那天，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心情特别激动。在西大厅会议室门前签到时，提起毛笔，手都有些颤抖。我仿佛觉得，是故乡的亲人们委托我来参加座谈和纪念秋白、学习秋白的。会上，谭震林、茅盾、李维汉、周扬、袁任远、曹瑛、于光远等革命前辈讲了话。特别令人难忘的是，

谭震林同志传达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对秋白的高度评价。这使我联想起周扬同志说过的话：“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挑起过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

秋白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故乡的名誉也随之恢复了！当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听着首长和前辈们的讲话，我的心仿佛飞回了故乡。我真想大声地说：故乡的亲人哪！你们听见了吗？听见我们的党中央对秋白同志的高度的评价了吗？……

从那次纪念座谈会后，凡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又这样自豪地回答了：“武进——也就是常州……和瞿秋白同乡。”

故乡，我光荣的故乡，骄傲的故乡！此刻，我怎能不向您倾吐深情的思念？！

1981年5月4日

麻 糕

小弟夫妇来京旅游一周后已返回故乡好几天了，忽然想起他俩留下的几块麻糕还在冰箱里搁着呢。

我提醒妻子：“快把那几块麻糕吃了吧。”

“是不能再搁了，”妻说，“可我觉得你们常州的麻糕怎么不如以前好吃了。”

常州麻糕是我故乡的传统名点，说麻糕，或许外乡人不知其为何物。其实，麻糕就是烧饼，或者说是一种特制的烧饼。

如今北京街头的烧饼都是在平锅上烙出来的，而我故乡的麻糕则是在桶炉里烘出来的。这与北方的烤白薯很相像，只是炉壁很干净，是把生麻

糕贴在炉壁烘的，烘熟了再用长把铁钳一只只夹出来。麻糕的形状与通常的烧饼不同，不是圆的，而是椭圆形的，托在手上吃的时候，恰好是一只手的大小。麻糕用的是上好的菜子油，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因为用油很重，所以麻糕相当酥软，是不能像烧饼那样用手捏着吃的，而必须是用手托着吃，这也许就是它为什么要做成椭圆形的缘由吧？

我离开故乡已经三四十年，每想起故乡的小吃，总会先想到麻糕。

记得我第一次吃刚出炉的麻糕，我尚在读小学，只有十来岁。

那是个星期天，父亲推着小车出门捞猪草。那时，我家养着一只老母猪，生了二十来只小猪崽，小猪崽快出栏了，每只都有二三十斤重，一天的耗食量相当大。因此，父亲三天两头要到离村很远的野沟里去捞水草回来喂猪，所谓野沟，就是无人养鱼的池塘。在称为鱼米之乡的苏南，这种野沟是不多的，想捞满一车水草，父亲往往要转悠好几十里地。加上水草是湿的，从老远的地方推回来，父亲是很累的。我很心疼父亲，一声就喊住了他：

“阿爹，我跟你去背纤！”

“好呀！”父亲笑了。

在我们村里，小孩帮大人背纤，这是常见的农活。通常的规矩是，空车由小孩推，满载之后，便是大人驾辕推车，小孩在前背纤。家乡的路是平坦的，只是用作灌溉的水缺口很多，没个背纤的助一臂之力，重载的小车轮子往往会陷进水缺口里推不出来。背纤的小孩推空车实际上是一种接班演习。一趟走下来，就把归途有多少水缺口记下了，知道走到哪就该使劲背纤了。

那天的运气很不好，转了好几条野沟，父亲把拴在长绳上的铁耙子一次次扔下水，竟几乎是耙耙一无所获。快到晌午时分，我们的小车依然空空如也。因此，按规矩，车仍由我推。一个十